

愷撒之橋與渡河的記憶

Dr Alexander Ressos, TEP
Attorney-at-Law (Switzerland), Solicitor (Hong Kong),
Solicitor (England & Wales)

關於日內瓦的最早文字記載，恰恰與這座橋有關。公元前 58 年春，赫爾維蒂人準備穿越阿洛布羅基人的領土向西遷徙，愷撒急忙趕到 *Genava*——阿洛布羅基人最後一座、也是離赫爾維蒂領土最近的城鎮，那裡有一座橫跨羅訥河的橋。他下令將橋拆斷。¹ 隨後，他又下令修建一道從湖邊延伸到汝拉山的防禦工事，以阻斷通道。²

這一事件具有某種象徵意義。這座城市最早的文字痕跡，講述的是一個外部勢力決定封閉一處渡口。這一舉動——開放或封鎖道路，放行或截斷流通——將以各種形式在本書中反覆出現：路易十一禁止法國商人前往日內瓦集市，大革命時期的封鎖與吞併，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外匯管制與限制，二十一世紀的經濟制裁。一個貿易中心依靠流通而生存。在任何能夠中斷流通的人面前，它都是脆弱的。

征服之後，*Genava* 成為羅馬世界的一部分。阿洛布羅基人自公元前二世紀末便已被征服，其領土併入山外高盧行省，即後來的納博訥高盧。³ 這座城鎮發展為一個擁有湖港的次級聚落。羅馬時期的銘文證實，湖上已有組織起來的船隻，這表明航運在當地已經是一項有組織的經濟活動。⁴ 葡萄酒、油、陶器和農產品的貿易經由湖泊和羅訥河沿岸道路進行，這條道路將該地區與高盧首府里昂以及地中海世界連接起來。

在古代晚期，日內瓦獲得了新的重要地位。它成為羅馬行政意義上的一個 *civitas* 的治所，也成為一個主教區的駐地。在聖皮埃爾大教堂下方進行的考古發掘，揭示出一座規模宏大的主教建築群，其最早的階段可追溯至這一時期，見證了這座城鎮作為宗教和行政中心的角色。⁵ 由城牆保護的山丘俯瞰著港口和橋樑。一直延續到近代的城市格局就此形成：上城是宗教權力的所在地，下城則面向湖泊和貿易。

五世紀時，被羅馬當局安置在該地區的勃艮第人將日內瓦定為其王室駐地之一。⁶ 法蘭克人征服之後，這座城鎮先後歸屬墨洛溫王朝和加洛林王朝的君主，隨後併入勃艮第王國，並於十一世紀併入神聖羅馬帝國。⁷ 這種疏遠的隸屬關係產生了一個持久的後果：遙遠而時斷時續的帝國權威，給地方勢力留下了相當大的自主空間。日內瓦主教逐漸確立了自己作為該城世俗領主的地位，享有帝國諸侯的身份。⁸

這一連串的統治更替，看似與金融問題相去甚遠。其實不然。每一次主權更替都會改變通行費、鑄幣和司法制度，也就是決定交易成本的三個參數。而每一次更替都會留下一層商人必須了解的權利與習慣。法律的複雜性常被說成是現代的發明，其實早已是中世紀商業的日常。它催生了對能夠在其中找到門路的中間人的需求：公證人、經紀人、消息靈通的客棧老闆。

1 註釋

1. Caesar, Gallic War，第一卷，第 6–7 節；維基百科（法文），
“Histoire de Genève”：“公元前 58 年，愷撒在後來成為日內瓦的地方阻止了羅訥河的渡越”；Dictionnaire historique de la Suisse（DHS；《瑞士歷史詞典》），詞條“Genève (commune)”：“公元前 58 年，愷撒率軍暫駐 Genua 要塞附近時，這座城鎮得到進一步發展”。

2. Caesar, *De bello Gallico* , 第一卷 , 第 8 節 (拉丁文本 , thelatinlibrary.com) : “a lacu Lemanno, qui in flumen Rhodanum influit, ad montem Iuram, qui fines Sequanorum ab Helvetiis dividit, milia passuum XVIII murum in altitudinem pedum sedecim fossamque perducit” ; 因此 , 該工事長十九羅馬里 , 高十六尺。
3. Dictionnaire historique de la Suisse (DHS) , 詞條 “Genève (commune)” : “羅馬對阿洛布羅基人地區的征服早在公元前 121 年即已完成” ; 據樹木年代學測定 , 一座有組織的港口建於公元前 123–105 年 ; 維基百科 (法文) , “Histoire de Genève” : “羅馬對阿洛布羅基人地區 (維埃納) 的征服發生在公元前 121 年” 。
4. 維基百科 (法文) , “Nautes” : “nautae lacus lemani”行會負責從日內瓦到里昂的水上運輸 , 其團體在 Lousonna (洛桑) 的一處 schola 集會 , 並在 Genava 設有分支 ; 銘文於 1930 年代在維迪發現 (“ [...] nautae [lac]u lemanno qui Leso[nn]ae consistunt [...]”) , 年代早於公元一世紀末 ; Dictionnaire historique de la Suisse (DHS) , 詞條 “Genève (commune)” (萊芒湖船伕行會管理貨物運輸) 。
5. Charles Bonnet, *Les fouilles de l’ancien groupe épiscopal de Genève* (1976-1993), Fondation des Clefs de Saint-Pierre (Cahiers d’archéologie genevoise, 1) , 1993 年 , 90 頁 ; Charles Bonnet , 與 Alain Peillex 等合著 , *Les fouilles de la cathédrale Saint-Pierre de Genève. Le centre urbain de la protohistoire jusqu’au début de la christianisation* , 2009 年 , 以及 *Les fouilles de la cathédrale Saint-Pierre de Genève. Les édifices chrétiens et le groupe épiscopal* , 2012 年 (由 Droz 發行 , ISBN 978-2-88442-024-2) , 書評載於 *Bulletin monumental* , 第 173 卷 , 2015 年 (persee.fr) 。
6. Dictionnaire historique de la Suisse (DHS) , 詞條 “Genève (commune)” : “443 年勃艮第人的定居 (Sapaudia) [...]以及選定

愷撒之橋與渡河的記憶

G.為首都，增強了這座城鎮的政治作用”；維基百科（法文），
“Histoire de Genève”。

7. 維基百科（法文）， “Histoire de Genève”：“1032 年，最後一位君主死後無嗣，將其領地（包括日內瓦）遺贈給神聖羅馬帝國”。
8. Dictionnaire historique de la Suisse（DHS），詞條 “Genève (commune)”：“1162 年，皇帝腓特烈·巴巴羅薩以一紙特許狀最終確立了主教的獨立地位，主教自此被承認為帝國直屬諸侯”；DHS，詞條 “Genève (diocèse, évêché)”：福西尼的主教阿爾杜修斯“獲得了帝國直屬地位（1154 年和 1162 年特許狀）”。

僅供一般參考。本文不構成法律或稅務意見，不能取代針對個別情況的專業意見，亦不建立律師與客戶關係。本文反映截至 2026 年 9 月的法律狀況。

網上版本：hk.helveticaregister.com/geneva-caesars-bridge-and-the-memory-of-crossings